

吃人肉而活下来的士兵

军人患性病后就写悔过书

定名为「陆军娱乐所」

强制朝鲜妇女当慰安妇

朝鲜人未婚妻的悲剧

在菲律宾战线上丢弃慰安妇

谈强奸当地妇女的体会

军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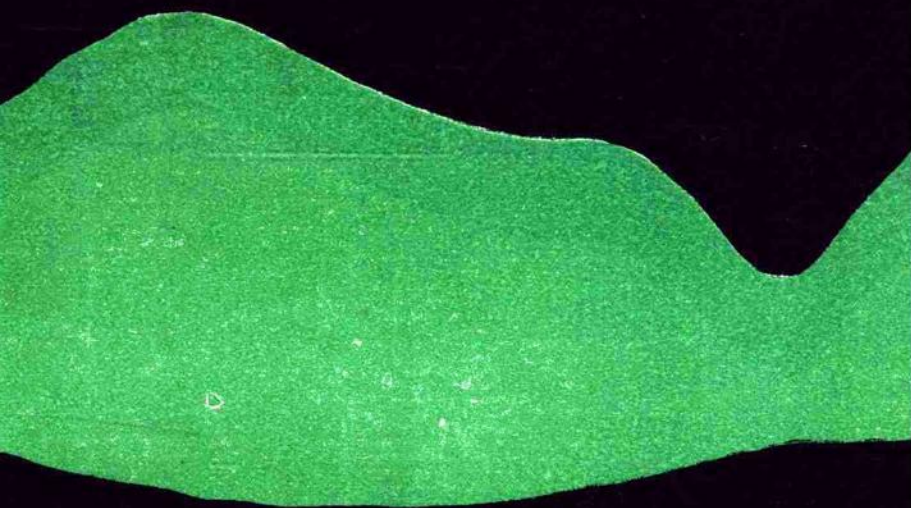
〔日〕千田夏光著

林怀秋、夏秀文译

军妓

〔日〕 千田夏光 著

林怀秋 夏秀文 译



【湘】新登字001号

军 妓

【日】千田夏光 著

林怀秋 夏文秀 译

责任编辑:夏剑钦 一文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富洲印刷厂印刷

*

1988年第1版 1993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5

字数:203000 印数:80001——95000

ISBN7—5438—0475—1

I·48 定价:4.95元

重 印 说 明

本书曾以《随军慰安妇》的书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此次重印，改名为《军妓》。因采用原纸型，印制前只改正了原书中明显的错误，“慰安妇”（即军妓）一词依旧，请读者注意。

安魂之碑

——一个新女性史的课题(代序)

在日本军的占领地上，有叫作慰安所的房屋。在这所房屋的前边，士兵们排着长队，等待着轮到自己。在慰安所中的简陋的房间里，有慰安妇。本书《随军慰安妇》中说，士兵的行列也有排得长达三公里的时候。

那长长的行列中，排列着三千多人。因为女的只有十个人，这就意味着一名慰安妇，一天须接待三百七十名以上的男人。

这是异乎寻常的情景。但这种事却是在号称皇军的日本军的管理之下进行的。

这样的设施和女人们的存在，防卫厅编纂出版的战史《大东亚战争》上不会记载，其实际情况的记录也没有留存下来。仅有马赖义、伊藤桂一及其他作家，写进了他们的小说里。

把它作为纪实战记整理出来，本书的作者千田夏光，既是头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吧。

纪实文学的采访和调查，困难很多，而特别是本书，有许多的障碍。那是因为当过慰安妇的女人，隐瞒着从前的身份，不想公开自己的经历。

然而由于作者遇见了原军医麻生彻男医生，抓住了慰安妇的诞生、军队的管理目的、营运方式等具体问题。以此为线索，走访证人，把它的秘密的实况给明朗起来了。

慰安妇的组织，始建于日中战争开仗的同时，一进入太平洋战争，慰安妇便从亚洲大陆各地，开到了太平洋上的各个岛子。没有去的，据说只有新几内亚。

但是，不知道相继送到整个战争区域的慰安妇总数。作为部分性的数字，据说1938年，打下中国的武昌、汉口的当时，分散在中国各地的慰安妇，有三万至四万名。

1941年6月，日本军以“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目，把兵力集中在苏联国境，想和苏联打仗。即在日本和美、英开战，袭击夏威夷的珍珠湾的半年之前。

关特演集中的兵力是七十万。对此，计划搜集两万名慰安妇，并把她们带往打苏联的战场。而实际上，只搜集了一万名就完了。

在这人数众多的慰安妇中，最多的是朝鲜女性。特别是关特演中想搜集的，几乎全都是朝鲜女性。

军队集中这么多朝鲜女性的原因，是因为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把朝鲜民族置于‘歧视和压迫的政治之下。但是，朝鲜的女性不管怎么受压迫，或者贫困，也不会自己主动地当慰安妇。年轻的女性们以“挺身队”的美名，被强制性地征用了去。所谓挺身队，就是在军需工厂劳动的临时工，所以年轻女性应征。结果却是在军队和行政的欺骗之下被带走，扔进了污辱过于苛刻的世界。

公开军队这样的秘密，不仅仅是困难多。作者有时还受到宛似威胁的非难和妨害。遇到这种情况的，不只是本书作

者一个人。1935年8月结束战争纪念日前后，在报纸上有无“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成了话题。其中谈了体验过的旧军人，由于遭到了用电话和写信的中伤、威胁、谩骂，而向报社求救。

直到如今，仍有不少相信天皇军队之正义，想保卫其名誉的狂信忠君爱国之徒。作者出版《随军慰安妇》，是需要不屈不挠的勇气的。

作者在致力于写作随军慰安妇问题以前，曾写作过《随军护士》。战场上的护士的行动是纪律严谨，秩序井然的。但是，日本军随着连续惨败，医疗品缺乏起来，收容的患者猛增，粮食吃光了。护士一个人，负责七百至一千名患者。为此，成了过于残酷的重劳动。

另外在退却、败走时，由于饥饿、疾病和枪炮弹，有很多护士牺牲了。或者还有的被英军俘虏；被带走的一些人，也产生了用自杀来保卫自己身子的悲剧。

随军护士在战后，津贴和抚恤都没有发放多久。因此而生活上穷困的也不少。军人、遗属各自都给了抚恤和养老金，但却没有旧军人为护士们奔走的。

遣送随军护士的日本红十字会，也说些“护士必须以博爱的精神，作无偿的奉献”的大道理，不动不理。

竟然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也就没有人为随军慰安妇开辟救济、报偿的道路了。

作家伊藤桂一，在其所著《士兵们的陆军史》中，写下了如下的充满义愤的文字：

“我觉得在靖国神社的院内建立随军护士和战场慰安妇的忠灵塔之类也是可以的。特别是慰安妇，她们和士兵一样

消耗生命。应该说她们在战场上实行了诏敕中‘博爱及于众’的教导。”

千田夏光在《随军慰安妇》和《随军护士》里，也有着作者的痛切的心情。或者也可以说，作者强烈的愤怒，结晶成为这两部著作。这种愤怒，就是对国家、政治、军队以及对战争、对残暴的不正之风和对邪恶的极大的激愤。

千田夏光以充满痛切的心情所写下的这两部著作，可以说是对不为人知而埋骨异国或者虽然回归了祖国但不得不隐姓埋名的女性的真正的安魂之碑！

在考虑到朝鲜人慰安妇的时候，使人联想起的是，在战争中加给朝鲜的种种强权政治。日本政府对朝鲜强行推行所谓皇民化的政策。硬要他们使用日语；逼迫他们更名改姓，改用日本式的姓名；对青少年实行了“志愿”兵制度。

强制征用壮年、老年男子，强制送往日本本土，在矿山上让他们做过于苛刻的劳动。其概数，据说有六十万人以上，而且其中大部分死于矿山，或者遭到了惨杀。

以皇民化政策之名所强行推进的，是对朝鲜人人权的剥夺，即灭绝人性的暴力镇压。

与此同时，五万至七万名朝鲜女性，在美名的欺骗下，把她们驱赶到战场上去卖春。战争与性欲，是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关联的。斩断这种命里注定的关系，才能开辟真正和平的道路。

由于遭到歧视和蔑视，以至于年少纯洁的女性，被当成了性的奴隶，这是现代女性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也是为了考虑二十一世纪女性问题时，所必须正视的现实。

为此，《随军慰安妇》和《随军护士》两部著作，成了贵重

的资料，必须为更多的女性所阅读才行。

我通读着本书的1984年10月，韩国的全斗焕总统作为韩国的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问日本。在六日晚上的宫中宴会上，天皇所致的欢迎词中，有如下的一节：

“在本世纪的一个时期里，两国之间存在过不幸的过去，这实在遗憾，我感到不能再使之重演。”

如今还悄悄地活着的当过慰安妇的朝鲜女性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听这样的话的呢？我想或许没能听到吧。

因为我曾经在照片上看到，在这样一些女性的狭窄而摇摇欲坠的斗室里，连放一台电视机的空间都没有。

高木俊朗

目 录

安魂之碑——一个新女性史的课题(代序)·····	高木俊朗
第一章 慰安妇这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 ·····	(1)
吃人肉而活下来的士兵·····	(1)
在天皇的军队中设置慰安妇·····	(4)
大正六年的出兵西伯利亚·····	(10)
军人患性病后就写悔过书·····	(12)
第二章 性病的威胁 ·····	(17)
怎样来征集慰安妇·····	(17)
定名为“陆军娱乐所”·····	(22)
麻生军医有关慰安妇的意见书·····	(28)
强制朝鲜妇女当慰安妇·····	(46)
第三章 “冲锋第一号” ·····	(50)
随军慰安妇,在陆军组织中固定下来·····	(50)
“稍息,继续工作!”·····	(57)
机密文件中所记录下来的实况·····	(59)
提高慰安妇的战斗热情·····	(66)
起劲——心醉·····	(70)
对朝鲜慰安妇的歧视·····	(72)
慰安妇也遭到敌人袭击·····	(75)
第四章 痛哭,“挺身队” ·····	(79)
朝鲜人未婚女性的悲剧·····	(79)

开始大量捕捉朝鲜女性.....	(90)
第五章 饥饿，然后“玉碎”.....	(107)
为了国家，我们也死.....	(107)
阵亡了的慰安妇既无勋章，又无抚恤金.....	(113)
去瓜岛的慰安妇碰上了空袭.....	(114)
在菲律宾战线上丢弃慰安妇.....	(126)
第六章 随军慰安妇的战斗记录.....	(138)
华中.....	(139)
苏门答腊.....	(141)
缅甸.....	(144)
腊包尔、新几内亚.....	(147)
苏拉威西、印度尼西亚.....	(149)
南婆罗洲.....	(151)
哈马黑拉岛.....	(152)
华北、西南诸岛.....	(156)
马绍尔群岛.....	(159)
第七章 跟踪到底.....	(165)
战败后她们的逸话.....	(165)
“他们”中的一个人与“她们”中的一个人.....	(176)
RAA	(181)
第八章 “玉碎”中所看到的男人和女人的心理.....	(187)
火焰喷射器使人变成炭.....	(187)
是地狱，不，地狱还要好一些.....	(190)
她们喊道：“军人，你杀了我吧！”.....	(196)
逃跑，当了俘虏.....	(199)
士兵为谁而死？.....	(205)

朝鲜人慰安妇回归故乡	(206)
第九章 追随慰安妇的虚幻的将军	(210)
让艺妓逃跑晋升为上将	(210)
前来召唤的女密使的本来面目	(212)
当了“面子”牺牲品的救援队	(215)
当地女性的半数当慰安妇不及格	(220)
被遗弃的“女人”如今	(224)
假扮的护士是慰安妇	(227)
第十章 败走！当时的她们	(231)
服现役六年仍是上等兵	(232)
谈强奸当地妇女的体会	(235)
士兵们的黑话“保重身体”	(241)
用慰安妇交换物资	(244)
以“处置”之名用药毒杀	(248)
被盯上，要吃朝鲜慰安妇人肉的恐怖	(252)
围绕着一块木薯发了狂的士兵	(256)
如今还有不少人流落在异国他乡	(259)
第十一章 歧视到了执拗的程度	(263)
军队教育本身就贯穿着歧视	(263)
警察对杀死慰安妇事件的态度	(265)
对随地便溺也不当回事的士兵们	(269)
穷困者回国吧	(273)
第十二章 “求粮于敌”的思想	(279)
“日本兵那么爱女人”	(279)
掠夺战争的下场	(284)
译后记	(291)

第一章 慰安妇这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

打开《广辞苑》找到了“慰安妇”辞条。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在过去形容的词语中，包含着她们的悲哀。自那以后已经过去二十八年了，却没有人谈起她们。

然而，如果有能够谈的慰安妇，一定会这样说：“我们的悲哀，决不会永远变成化石的。”

吃人肉而活下来的士兵

我想先从这个故事谈起。

同我谈话的，是我花了几年的工夫才找到了西山幸吉这个人物。为什么花了好几年才找到呢？说来话长。曾经有个番号称为步兵第一四四团（团长楠濑正雄上校）的部队。那是面临着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四国急剧编成的一支名为一个团却拥有四千几百名军队的战斗部队。那个团于1942年1月22日深夜，首先奉命强攻腊包尔。当时新加坡还没有打下来，南方战线还在继续混战，尽管如此，却命这支部队去攻打远离日本本土五千余公里的敌人心脏的

这一据点。

这且不管它，我之所以要寻求他的理由不在这里。这个步兵第一四四团，于同年7月20日把腊包尔丢在身后，又侵入新几内亚，受命攻打莫尔兹比港，在没有粮食补给的密林中作战八十余日之后，据说终于在那儿以吃人肉度日了。吃人肉事件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在战争末期的吕宋岛上也有过，然而就我们所知，是这支部队开的头。我是想知道当时与其说是悲惨，不如说是过于悲惨的状况。

但是，由四国的多度津港出发的当时，有四千几百名官兵的这个团，活着得以回归日本的仅仅只有两人。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就是能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提供证言的两名活证人中的一个。找到一看，他在东京都大田区盖了一座小小的工厂。他和儿子一起花了几年的时间，设计出能自动处理养猪场排泄物的机械装置，他本人就是生产这种装置的技术人员。我去时，正赶上他三十年前在新几内亚感染的疟疾复发。他在病床上指挥儿子工作，身上有一条从肩膀起纵贯脊背，由腰部穿出的枪伤。这是澳大利亚军的机枪子弹打的。

当我告知来意时，一开始，西山欲言又止。但过了一会儿，便淡淡地跟我谈起了自从断绝了给养以后四十来天中吃开了打死的敌人肉。能把一个人的人肝全都吃下去的人，就象发了疯，从战壕里光着身子一跃而出，于是相隔数十米的对峙着的敌人的机枪子弹，把他的身子打成了蜂窝似的；开始吃人肉时说也奇怪，个个都从臀部的肉开始吃。正因为淡淡地谈，所以才可悲。但我在这里所要写的，不是这件事，而是想写腊包尔发生的事。

攻克腊包尔时，该团作为南海支队（堀井富太郎少将）

的主力，于1942年1月22日午后11时40分在敌前登陆，到22日晚占领了腊包尔市街。西山作出证言说：

“在三个营长中他是最勇敢的一个，但他却让人把被澳军守备队退却时丢下的腊包尔市长一家人带来，把他的女儿强奸了。在营长完了之后，有几名部下的军官也照样行事。我记得那是23日或24日下午的事。在亲眼看到这种情形的我们的士兵中，开始飘荡起异样的气氛。不多时，被奸污了的姑娘脚步沉重地回到双亲膝下，然后，深夜便悬梁自尽了。”

营长的名字他说得很清楚，但西山和我约定不予公布。因为这个人还活着。

这一强奸事件当然应该提交军事法庭，但不知何故，部队却没有认为这是违反军纪。想来其理由是，从1937年以来一直继续下来的日中战争中，这样的事件是家常便饭，在战场上越是勇猛的官兵，越是激烈地侵犯占领地的妇女。反过来说，有一种潮流，认为越是激烈地侵犯女性，越认为是该官兵非常勇猛的证据。

这与不管是从哪儿弄得的，只要是能盗窃来羊羹和美酒

的士兵，就是能打仗的士兵的想法有共通之处。话虽如此，照这样，占领地的占领行政工作会搞不好，也是事实。何况受害者又是市长的小姐，情况有多么糟糕，是无法预料的。更成问题的是，亲眼看着上级长官干这行为的士兵的眼睛，开始闪烁着异样的光辉了。

西山苦笑着说：

“于是，军队的领导阶层，决定急忙从内地往这里送慰安妇。大概南海支队是第一个在南方战线得到配备慰安妇的吧。”

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在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存在慰安妇这一事实，也听到过一些有关的事情。然而就在这时，我才下了决心，想尽可能地把有关慰安妇的传说加以整理。这是因为，慰安妇这一事实，我感到太可怜了。前线的营长当着士兵的面强奸妇女，因为士兵们看得眼热，就在敌机飞来飞去的情况下把慰安妇送来。

接着西山说道：

“她们到了腊包尔开始做生意的第一天，士兵们便排队排了三公里，她们一整天都以这些士兵为对手。说到三公里，就是三千人以上的士兵在排队。当然啰，女子大约只有十来个人……，”

计算一下的话，一个慰安妇，这一天是以三百七十个至三百八十个士兵为对手的。这如果不是滑稽的悲剧，又是什么呢？我是想在整理她们的故事中，尽可能地把她们的悲惨历史挖掘出来。如果说，士兵们为了国家，一张纸（征召令）就可以把他们赶往死地；那么她们的足迹则是连一张纸都没有，便被赶出来，无声地使自己的肉体遭到破灭。而且对死亡的士兵还给勋章和少得可怜的恩赏，而对她们却连一块墓碑都没听说建过。

在天皇的军队中设置慰安妇

在福冈市西K茶屋町，有个叫麻生彻男的妇产科医生。地点在东公园附近一带。经福冈民间广播报道部的一位朋友介绍，我才认识麻生先生。朋友是听说我在收集有关慰安妇的材料，才告诉我的。那位朋友说：“确切的情况，没见到麻

生先生本人不知道，但他作为军医，好象给头一批陆军慰安妇检查过身体。”我坐飞机飞往福冈，不用说，说偶然也是偶然。

一见面，原来麻生是一位把白头发剪得短短的初老期的医生。他在开妇产科医院。据说他在业余时间也曾担任过助产士学校的老师，1937年日中战争开始时，应召作为军医少尉被送往上海战线，在战败之前经过了许多战场。

寒暄之后，他啜着发出美丽的胭脂色的红茶，对我说：

“如您所说，我和另一位妇产科医生一道，给第一批慰安妇作了身体检查。她们在军队的管理之下，虽然不是军人和军中文职人员，但身在军队机构之中。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很纳闷，在战场上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女人，军队中为什么有这样的女性。地点是上海战线，时间是1938年早春。详细月日已经记不清了。”

麻生原军医的这番话，我还是头次听说，接着，我为这偶然的出乎意外感到了吃惊。按照他的这番话，在1938年早春的当时，那堂堂的陆军，为什么以军队的名义想保有这样的慰安妇呢？军方有卖春的女人，决不是件光荣事。不，毋宁说作为天皇的军队，如能避免，更应该极力避免才是。我首先对日中战争本身作了一番思考。日中战争众所周知，是1937年7月7日夜间接发于北京郊外的，一开始称为“华北事变”，但在同年8月13日夜，如同癌的转移一样，扩展到了上海。

更加详细点说，7月7日在北京挑起战端的原因，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日本陆军“华北驻军”第一团第三营清水连，那天晚间在龙王庙附近演习中，遭到了十数发子弹的射击（见